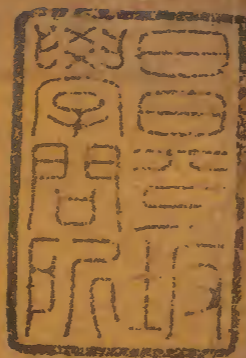


史記題辭

百七之九

傳四十七之九



漢書門			
八	七	四	九
冊	架	函	號
六	一	六	六

內閣文庫			
八	七	四	九
冊	架	函	號
六	一	六	六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749
冊數	60 ( 50 )
函號	279 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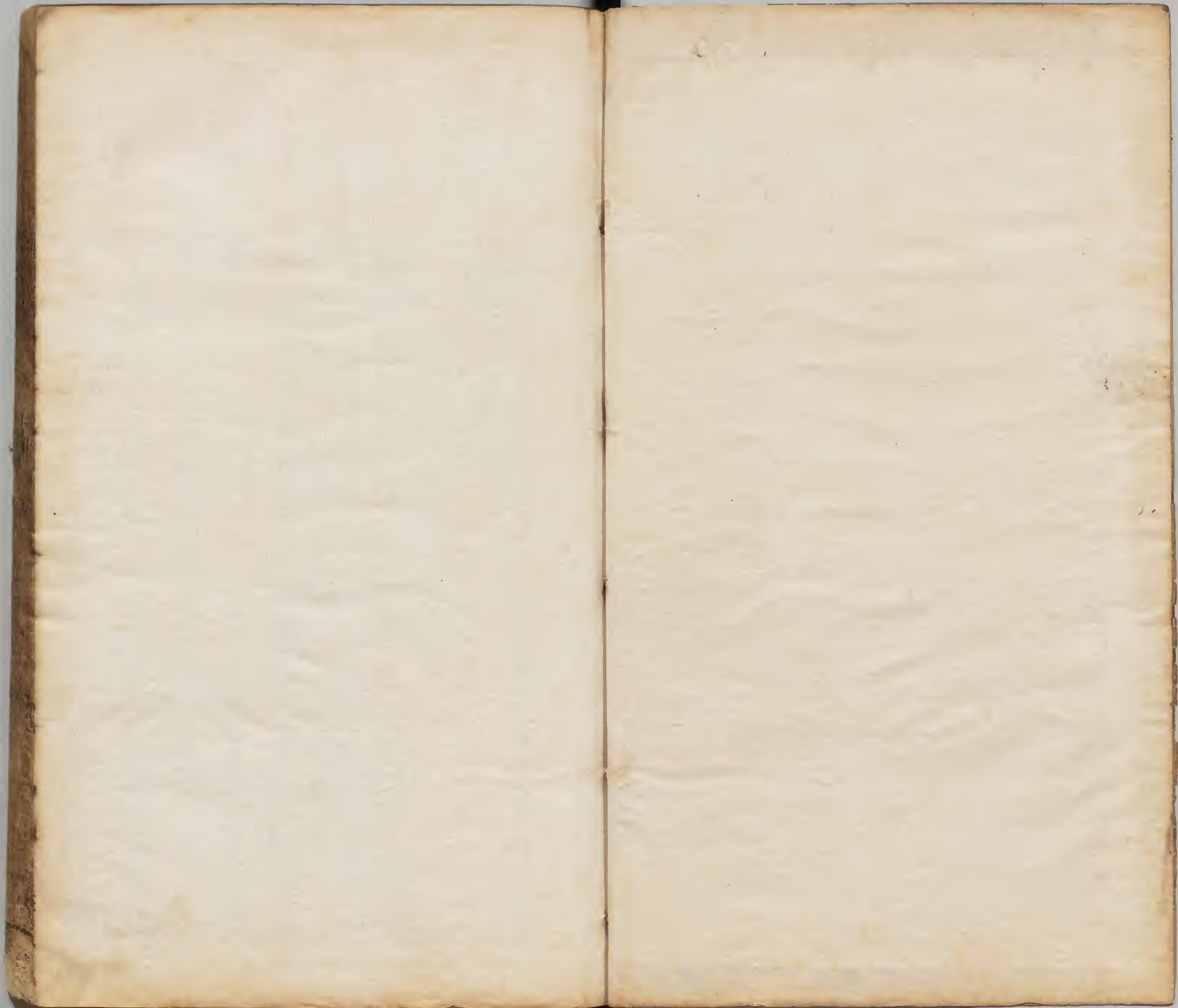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史記題評卷一百七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漢書文庫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

索隱曰案

地理志觀津縣屬信都以其累葉在觀津故云父世也。正義曰觀津城在冀州武邑縣東南二十五

里喜賓客孝文時嬰為吳相病免孝景初即位為詹

事正義曰百官表云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也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

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

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竇嬰引

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

史記卷一百七 漢書文庫

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竇嬰

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孝景三

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索隱曰案謂宗室之中及諸竇之宗室也又姚氏案

酷吏傳周陽由其父趙蕪以淮南王舅侯周陽故因改氏由以宗室任為郎則似是與國有親戚屬籍者亦得呼為

宗室也母如竇嬰安賢乃召嬰嬰入見固辭謝病不

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

讓邪漢書曰竇嬰字王孫乃拜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竇嬰乃

言袁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

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蘇林曰自今裁度取為用也金無

入家者竇嬰守滎陽監齊趙兵正義曰監音甲衫反七國兵已

盡破封嬰為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

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孝

景四年立栗太子正義曰栗姬之子後廢之故書母姓使魏其侯為太

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

病屏居藍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

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

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

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相提而論徐廣曰提音徒抵反○索隱曰提音弟是又音啼相提猶相抵也論音路頓反

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螫將軍張晏曰兩宮太后景帝也螫怒也毒蟲怒必螫人又火各反○索隱曰螫音釋謂怒也漢書作蝮蝮即螫也○正義曰兩宮太子景帝也

則妻子母類矣索隱曰謂見誅滅無遺類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

請如故桃侯免相服虔曰劉舍也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

帝曰太后豈以為臣有愛不相魏其索隱曰愛猶惜也魏其

者沾沾自喜耳多易徐廣曰沾一作恬又昌蕪反又當牒反張晏曰沾沾言自整頓

也多易多輕易之行也或曰沾音憺也難以為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

侯衛綰為丞相

武安侯田蚡者孝皇后同母弟也索隱曰蚡音扶粉反又如蚡犀之蚡

音生長陵魏其邑為大將軍後方盛蚡為諸郎徐廣

云諸卿時人相號長老者為諸公年少者為諸卿如今人相號為士大夫也未貴往來侍

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為太中

大夫蚡辯有口學槃孟諸書應劭曰黃帝使孔甲所

槃孟中所為法戒諸書諸子文書也孟康曰王太后

賢之徐廣曰即蚡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

多有田蚡賓客計策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

三年徐廣曰孝景後三年即封蚡為武安侯勝為周

是孝武初嗣位之年也

史記卷一百一

史記卷一百一

史記卷一百一

陽侯正義曰絳州聞喜縣東二十里周陽故城也武安侯新欲用事為相

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

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

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

如魏其即上以將軍為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為丞相

將軍必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

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為丞相武安

侯為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

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

且毀君侯君侯耻蕪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

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

大夫索隱曰案推轂謂自半下之如為之推車轂也王臧為郎中令迎魯中

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索隱曰謂除關門之稅也以禮為

服制索隱曰案其時禮度踰侈多不依古今吉凶服制皆法於禮也以興太平舉適

諸竇索隱曰適音直革反宗室母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

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

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

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

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韋昭曰欲奪其政也  
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  
柏至侯許昌為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為御史大夫魏  
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  
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執利者皆去魏其  
歸武安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  
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為丞相以  
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翕蓋  
附武安索隱曰按謂仕諸郡及仕諸侯王國者猶言仕郡國也武安者貌受

優音寢短小也又云醜惡也刻確也音核生貴甚索隱曰小顏云生貴謂自尊高示貴寵其  
諸侯王多長年蚡以肺腑為相非痛折節以禮孤之  
則天下不又以為諸侯王多長張晏曰長年上初即位富  
於春秋蚡以肺腑為京師相正義曰顏師古曰舊解云肺寸口者肺之大會手太陰之動脈也呂廣云太陰  
著也一說肺碎木札也喻其輕薄附著大材按頰此  
說並是踈謬又改肺為附就其義重謬矣八十一難  
云寸口者肺之脈也肺為諸藏之主通陰陽故十二經脈皆  
會乎太陰所以決吉凶者十二經有病皆寸口知其  
何經之動浮沈瀉滑春秋逆順知其死生顧野王云  
肺腑腹心也案說曰蚡為相若人之肺非痛折節以  
禮誑之天下不肅索隱曰案痛甚也欲令士折節屈  
下於已不然天下不肅或解以為

禮誑之天下不肅  
索隱曰案痛甚也欲令士折節屈  
下於已不然天下不肅或解以為

紛欲折節下士非也案下文不讓其兄蓋侯知或說為非也當是時丞相入奏事

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

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

益宅漢書百官表曰少府有考工室如淳曰官名也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

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徐廣曰王后兄王信也大山有

蓋縣樂安有蓋縣也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

私橈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徐廣曰為諸第之上也田園

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

曲旃如淳曰旌旗之名通帛曰旃曲旃僭也蘇林曰禮大夫立曲旃曲柄上曲也○索隱曰說文曲

者所以也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

不可勝數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執諸客稍稍

自引而怠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

志而獨厚遇灌將軍

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為潁陰侯嬰舍

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與楚

反時潁陰侯灌何為將軍索隱曰案何是嬰子漢書作嬰誤屬太尉

請灌孟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漢書音義曰官主千人如候司馬

灌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



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  
 夫不肯隨喪歸奮曰張晏曰自奮勵也願取吳王若將軍頭  
 以報父之仇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  
 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  
 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正義曰謂大將之旗所殺傷數十  
 人不得前後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  
 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  
 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  
 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吳已破灌

夫以此名聞天下賴陰侯言之上上以夫為中郎將  
 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之孝  
 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為淮陽天下交  
 勁兵處故徙夫為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為太僕二  
 年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晉灼曰飲酒輕重不得其平也夫  
 醉搏甫索隱曰搏音搏謂擊之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  
 夫徙為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為人剛  
 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執在已之右不欲加禮  
 必陵之諸士在已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

卷五

八

六

六

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  
然諾索隱曰已音以謂已許諸所與交通無非豪傑  
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  
賓客為權利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  
氏寧潁水濁灌氏族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執卿相待  
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執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  
生平慕之後棄之者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之意  
孟康曰根根括引繩以持彈索隱曰索劉氏云二  
人相倚事如合繩共相依引也批音步結反批者排  
也漢書作排根小顏根音痕括音汨謂人生平慕嬰  
夫後見其失職而頗弛慢如此者共排退之不復與

慎曰此合

此譬如相對挽繩而根括之也灌夫亦倚魏其而  
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張晏曰相薦其  
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  
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漢書曰  
仲孺會仲孺有服索隱曰案服謂替功之服也故應灌  
夫曰將軍乃肯幸臨况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解請  
語魏其侯悵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  
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  
灑掃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

灑掃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

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

服請宜往徐廣曰一云以服請不宜往○索隱曰案

夫請不以服為解紛不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

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卧於是夫入

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

今未敢嘗食武安鄂徐廣曰一作悟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

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

舞屬丞相索隱曰屬音之欲反屬猶委也付丞相不

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

率飲至夜極驩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

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執奪乎不

許灌夫聞怒罵籍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郤乃謾自好謝

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

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

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

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徐

白疑此當是三年也其說在後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

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為姦

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解夏丞相

取燕王女為夫人索隱曰案紛娶燕王劉有太后詔

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

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郤魏其

曰事已解疆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為壽淳曰上酒

酒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為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

膝席蘇林曰下席而膝半在席上如淳曰以膝跪席上也灌夫不悅起行酒至

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

人也屬之徐廣曰屬一作畢。索隱曰案漢書作畢畢盡也時武安不肯行

酒次至臨汝侯徐廣曰灌嬰孫名賢也。索隱曰案漢書云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是改封也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

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

長者為壽乃效女兒咭聶耳語韋昭曰咭聶附耳小

猶云兒女也漢書作女曹兒曹董也。猶言武安謂灌

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漢書音義曰李廣為西宮今眾

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如淳曰李將軍

言為除地。索隱曰案小顏云言灌夫曰今日斬頭

陷胷索隱曰韋昭云言不避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葉壽

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靡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  
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為謝  
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靡騎縛夫置  
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  
繫居室如淳曰百官表居室為保宮今守宮也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  
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魏為資使  
賓客請莫能解如淳曰為出資費使人為夫言武安吏皆為耳目諸  
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銳身  
為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

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  
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濁死嬰獨生乃匿其家晉灼曰恐其夫人復諫止也竊出上書立召入其言灌夫醉飽事不足  
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如淳曰東朝廷朝太后朝魏其  
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  
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魏  
其度不可柰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  
無事蚡得為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  
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

與議論腹腓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地張晏曰視也畫地知分野所在

也畫地論欲作反事辟倪兩宮間余廣曰辟芳細反倪音詣張晏曰占

太后與帝吉凶之期○索隱曰辟普係反倪五係反幸天下有變

而欲有大功張晏曰幸為反者當得為大將立功也

得立大臣乃不知魏其等所為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

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

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

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

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滑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類

川凌轍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

不折必披索隱曰案包愷披音疋彼反丞相言亦是

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

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

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轍下駒張晏

頭於車轅下隨母而已瓚曰小馬在轅下正義曰

應劭云駒馬加著轅局趣纖小之貌按應說為長也

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

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

藉吾弟索隱曰案晉灼云藉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

矣且帝寧能為石人邪索隱曰謂帝不如石人得長存也○正義曰顏師古云言

徒有人耳不知好惡按今俗云人不辨事罵云杌杌若木人也此特帝在即錄錄設

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索隱曰秦設者脫也上謝曰俱宗

室外家正義曰嬰景帝從舅蚡太后同母弟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

所決耳是時即中令石建為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

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

一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漢書音義曰秃老翁言嬰無官位拔援也首鼠一前

一郤也○索隱曰案謂共治一老秃翁指竇嬰也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

尚不自喜蘇林曰何不自解釋為喜樂邪○索隱曰案小顏云何不自謙遜為可喜之事實許

夫魏其毀君君當累瓦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

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

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齟舌自殺索隱曰案說文云齟齬也士白

友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賢女子爭言何其無

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

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天頗不離正義曰離音市周友對也言簿責魏其所

言灌夫實潁川事故魏其不對為欺謾者也欺謾効繫都司空索隱曰案百官表云

宗正屬官主詔獄也○正義曰如淳云律司空主水及罪人孝景時魏其常受遺

詔曰事有不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

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

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曰大

行主諸侯官也○索隱曰案尚書無此景帝崩時大

行遺詔乃魏其家臣印封之如淳說非也○正義曰

天子崩曰大行也按尚書之中景帝崩時無詔書獨

藏魏其家家丞封家臣印封遺詔乃劾魏其矯先帝

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索隱曰疑非五年亦非十月

武帝四年三月蚡薨實嬰死在前今云五年故疑非

也○正義曰漢書云元光四年冬魏其侯嬰有罪棄

市春三月乙卯丞相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

聞聞即患病非索隱曰非音肥又不食欲死或聞上

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

為惡言聞上張晏曰蚡為作故以十二月晦徐廣曰

三月也綱案張晏曰月晦者春垂至也○論棄市渭

索隱曰著日月者見春垂至恐遇赦贖也○論棄市渭

城正義曰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漢書音義曰

服罪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

死子恬嗣徐廣曰蚡疾見魏其灌夫鬼殺之則其春

田蚡薨嬰死在蚡薨之前何復云五年十二月邪疑

光四年侯恬之元年也案侯表蚡事武帝九年而卒元

大臣表蚡以元光四年卒亦云嬰四年廉市未詳此

正安在然蚡薨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襟褻爾雅云

在嬰死後分明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襟褻爾雅云



今蔽前謂之禮郭璞云蔽膝入宮不敬徐廣曰表云

也說文字林並謂之短衣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

除索隱曰澹尺占反榆音前朝元二年武安侯為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

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

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原遺金財物上自魏其時

不直武安特為太后故耳索隱曰案武帝以魏其灌

直特為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

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

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

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

禍亂武安負責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

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

哉禍所從來矣

史記題評卷一百七

史記題評卷一百八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

徐廣曰在汝潁之間也○索隱曰漢

書地理志云縣名屬陳留○正義曰括地志云城安故城在汝州梁縣東二十三里屬潁川郡陳留郡又

有城安縣亦屬後徙睢陽正義曰宋州宋城嘗受韓子雜家

說於騶田生所索隱曰索謂安國學韓子及事梁孝

王為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為將扞

吳兵於東界索隱曰將音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

吳不能過梁吳楚已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孝王

史記卷一百八

韓長孺

景帝母弟竇太后愛之令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  
 游戲借於天子天子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  
 乃怒梁使者弗與案責王所為韓安國為梁使見大  
 長公主徐廣曰景帝姊○索隱曰案即館陶而泣曰  
 何梁王為人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  
 索隱曰省者察也 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  
 合從西鄉惟梁最親為艱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正義  
曰謂關中也又云京師在天下之中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送  
 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

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責索隱主

案謂苛細小禮以責之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故出稱蹕

入言警車旗比帝所賜也即欲以侘鄙縣徐廣曰侘一作紆也

駟案侘音丑亞反誨也○索隱曰驅馳國中以夸諸漢書作媯音火亞反紆音寒孟反

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報案責之

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何梁王之為子孝

為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

喜曰為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

弟不能相教乃為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列傳 二

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

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

案隱曰抵音丁禮反蒙縣

名屬梁國也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

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

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

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

等足與治乎

案隱曰案加明不足與細持之治也

卒善遇之梁內史

之缺也孝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欲請以為內史

竇太后聞乃詔王以安國為內史公孫詭羊勝說孝

田甲之甲  
德其甲亡  
其案不足  
者耳

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乃陰使人

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景帝遂聞詭勝等

計畫乃遣使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

國大索月餘不得內史安國聞詭勝匿孝王所安國

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大王無良臣故事紛紛至

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

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反

皇帝之與臨江王親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

臨江親父子之間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

史記卷一百一十八 淮南王傳

漢書卷九十九

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王適長

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如淳曰景帝嘗屬諸姬

是廢太子栗姬憂死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

不以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虎雖有親

兄安知其不為狼今大王列在諸侯悅一邪臣浮說

索隱曰悅漢書作怵說文云怵誘也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

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

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

卒孝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詭勝詭勝自殺

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之力也於是景帝太后

益重安國孝王卒共王即位安國坐法失官居家建

元中武安侯田蚡為漢太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

金物遺蚡蚡言安國太后天子亦素聞其賢即召以

為北地都尉遷為大司農聞越東越相攻安國及大

行王恢將兵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建元六

年武安侯為丞相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

天子下議大行王恢燕人也數為邊吏習知胡事議

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

漢書卷九十九

管子書曰  
匈奴負  
其馬之足  
也

有者素  
也

與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我  
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  
不足以為廣有其衆不足以為彊自古不屬為人  
索隱曰案晉灼云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  
不內屬於漢為人制其敝且彊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許慎曰魯縞  
之縞尤薄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便  
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其明  
年則元光元年雁門馬邑豪聶翁壹張晏曰豪酋帥  
也○索隱曰聶因大行王恢言之曰匈奴初和親親  
漢書云聶壹姓也翁壹名也

漢書三十  
卷作伏  
也

信邊可誘以利陰使聶翁壹為問亡入匈奴謂單于  
曰吾能斬馬邑令丞吏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  
信之以為然許聶翁壹聶翁壹乃還詐斬死罪囚縣  
其頭馬邑城示單于使者為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  
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餘萬騎入武州塞徐廣曰  
在雁門  
○索隱曰崔浩云今平城  
直西百里有武州城是也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  
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漢  
書  
日北貉燕人來致驍騎應劭曰驍健  
也張晏曰驍勇也若六博之梟矣太僕公孫賀為  
輕車將軍正義曰司馬續漢  
書云輕車古戰車太行王恢為將屯將軍

漢書三十卷  
王景英

正義曰李奇云監主諸屯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正義曰臣

騎射之官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諸將皆屬護軍

約單于入馬邑而漢兵縱發王恢李息李廣別從代

主擊其輜重正義曰釋名云輜則也於是單于入漢

長城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行掠鹵徒見畜牧於

野不見一人單于怪之攻烽燧得武州尉史欲刺問

尉史尉史曰漢兵數十萬伏馬邑下單于顧謂左右

曰幾為漢所賣正義曰乃引兵還出塞曰吾得尉史

乃天也命尉史為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引去漢兵

追至塞度弗及即罷王恢等兵三萬聞單于不與漢

合度往擊輜重必與單于精兵戰漢兵勢必敗則以

便宜罷兵皆無功天子怒王恢不出擊單于輜重擅

引兵罷也恢曰始約虜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

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聞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

眾不敵提取辱耳徐廣曰提一作祗也臣固知還而斬然得完

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

漢書音義曰逗曲行避敵也撓顛望軍法語也○索

隱曰案如淳云軍法行而逗留畏撓者要斬逗音豆

又音住逗留也恢私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

見蚡  
金

漢書卷八  
韋安國傳  
二

案無曰若  
姓他為人  
姓名為天  
不若身于  
也

於太后曰王恢首造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言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也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之乃自殺安國為人多大畧智足密留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索隱曰案出者夫也言  
安國為人無忠厚之行  
貪嗜於財然所推舉皆廉士  
賢於已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鄧他皆天下名士

曰到音質他徒河反謂三人姓名也  
壺遂也臧固也  
鄧他也若漢書則云至他言至於他  
處亦舉名士也

也  
也  
也  
也

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為國器安國為御史大夫四年歲餘丞相田蚡死安國行丞相事奉引隨軍蹇如淳曰為天子導  
引而墮車跛足天子議置相欲用安國使使視之蹇甚乃更以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國病免數月蹇愈上復以安國為中尉歲餘徙為衛尉車騎將軍衛青擊匈奴徐廣曰元  
光六年也出上谷破胡龍城龍音  
龍將軍李廣為匈奴所得復失之公孫敖大亡卒皆當斬贖為庶人明年匈奴大入邊殺遼西太守及入鴈門所殺略數千人車騎將軍衛青擊之出鴈門衛尉安國為



材官將軍屯於漁陽正義曰幽州縣安國捕生虜言匈奴遠

去即上書言方田作時請且罷軍屯罷軍屯月餘匈

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壁乃有七百餘人出與戰不

勝復入壁匈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產而去天子聞之

怒使使責讓安國徙安國益東屯右北平正義曰幽州漁陽縣

東南七十七里北平城即漢右北平也是時匈奴虜言當入東方安國

始為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斥疏下遷而新幸壯將

軍衛青等有功益害安國既疏遠默默也將屯人為

匈奴所欺失亡多其自愧幸得罷歸乃益東徙屯竟

忽忽不樂數月病歿血死安國以元朔二年中卒

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

深中隱厚徐廣曰一云廉正忠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

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為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

之內廉行脩斯鞠躬君子也

此言公  
長言  
無  
言  
古  
本  
反  
者  
也

史記題評卷一百八

史記題評卷一百九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正義曰成紀秦州縣其先曰李信

秦時為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

世世受射索隱曰案小顏云世受射法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

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

為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為郎皆為武騎常侍索隱曰謂

為郎而補武騎常侍也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

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

此傳綜叙其事實以著其才畧意氣之所必然而又旁及齊等之得志以致其時世不乎之意讀之使人感嘆涕泗云矣帝太息然廣至矣然非人君之言萬戶侯在我也知人不用人不極與

不習

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為隴西都尉徙為騎  
郎將張晏曰為武騎郎將。索隱曰吳楚軍時廣為  
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  
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文穎曰廣為漢將私受梁印故不以  
也徙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  
昆音寇。索隱曰案典屬國官名。公孫姓昆邪名服虔云中國人也。為上泣曰李廣才  
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  
徙為上郡太守後廣轉為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為隴  
西北地鴈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為名匈奴大

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漢書音義曰內官之奉  
與服志云黃門丞主密近使聽察天下天下謂之中  
貴人使者崔浩云在中而貴幸非德望故云甲貴也  
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徐廣曰放見匈  
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正義射音石傷中貴人殺其  
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文穎曰雕  
善射者射也。索隱曰案服虔云雕大鷲鳥也。一名  
鷲。黑色多子可以其毛作矢羽。韋昭云鷲一名鷲也。  
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  
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  
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

有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  
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  
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  
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  
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  
柰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  
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正義曰其將乘  
也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犇射殺胡白馬  
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卧是時會暮

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  
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  
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  
左右以為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為未央衛  
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  
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索隱  
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伍就善水  
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才斗以自衛孟康曰以銅  
斗畫炊飯食夜擊持行名曰才斗。索隱曰才音豺  
案荀悅云才斗小鈴如官中傳夜鈴也蘇林曰形如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李廣傳 三

銷以銅作之無緣受一斗故云才斗銷即鈴莫府省

也卑蒼云錐温器有柄斗似錐無緣音譙

約文書籍事索隱口案大頤云此將軍謂之莫府者

遂作莫耳小爾雅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索隱曰案

訓莫為大非也云斥度也候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才斗士吏

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

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

樂咸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

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

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程不識孝景時以

數直諫為太中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以馬邑

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為驍騎將軍領

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其後四

歲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

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

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卧廣行十

餘里廣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

胡兒馬因推墮兒徐廣曰一云抱取其弓鞭馬南馳

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

黃文

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  
漢下廣更吏當廣所失亡多為虜所生得當斬贖為  
庶人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孫灌嬰之孫名強

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  
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案隱曰案百官志云尉大縣二人主盜賊凡有賊發

則推索尋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  
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

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蘇林曰韓安國於

是天子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

俱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

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

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徐廣曰一作沒視之石也因復更

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

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庶得

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為二千

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為人長後

臂如淳曰臂如猿通肩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

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

狹以飲如淳曰射戲求疏密持酒以飲不勝者專以射為戲竟死索隱曰謂

終竟廣身至死以為恒也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

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

愛樂為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

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辰其射猛獸亦

為所傷云居頃之石建卒於是上召廣代建為郎中

令元朔六年廣復為後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

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為侯者如淳曰中猶充也本義法得首

若干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

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

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

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

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為圍隙外

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

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將徐廣曰南

都賦曰黃間機張善弩之名駟案鄭德曰黃肩弩也

中黃朱之孟康曰太公六韜曰陷堅敗彊敵用大黃

連弩韋昭曰角弩色黃而體大也○殺數人胡虜益

索隱曰案大黃間弩名韋昭說是也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

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

索隱曰中音丁仲反率音律亦音雙筆及小顏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

索隱曰案論在下之名聲出廣下其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

中當第八

九卿而蔡為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咸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後人索隱曰謂不在人後也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



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為老弗許  
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既從  
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  
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徐廣曰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  
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  
張晏曰以水草少不可羣革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  
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  
當單于索隱曰案廣言自少時結髮而與匈奴戰唯今者得與單于相當遇也臣願居  
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為李廣老

奇如淳曰數為匈奴所敗奇為不偶也毋令當單于  
索隱曰案服虔云作事數不偶也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從大  
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  
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  
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正義曰令廣如其文  
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與右  
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索隱曰食其音與基案趙將軍名也或亦依字讀軍  
亡導或失道索隱曰謂無人導引軍故失道也後大將軍大將軍與  
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正義曰絕度也南歸

漢書卷之九  
李廣傳  
廣字

度砂 幕 遇前將軍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  
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  
書報天子軍曲折正義曰言委曲而行廻折使軍後大將軍也廣未對大  
將軍使長史急責廣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  
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  
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  
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  
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  
刀自頸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

無老壯皆為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由死贖為庶人

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為即天子與許嬀戲索隱曰嬀或音

懷又音媽少不遜當戶擊媽媽走於天子以為勇

當戶早死拜椒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死當戶有遺腹

子名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

丞相坐侵孝景園墾地索隱曰墾音人綸反又音乃

道之地也黃圖云陽陵闕門西出神道四通茂陵神

道廣四十二丈也。正義曰漢書云詔賜冢地陽侯

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當下  
盜取神道外墾地一畝葬其中當下獄自殺  
史治蔡亦自殺不對獄國除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

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賜爵關  
 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頃之然大將軍青  
 之恨其父索隱曰小顏云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  
 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索隱曰劉氏音尚大顏云雍地形高故云上至其  
 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  
 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徐廣曰元而符六年  
 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  
 利李氏陵遲衰微矣李陵既壯選為建章監監諸騎  
 善射愛士卒天子以為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嘗

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

徐廣曰屬張掖○正義曰括地志云居延海在

北州張掖縣東北六十四里地理志云居延澤古

文以為流沙甘州在京西北二千四百六十里視

地形無所見虜而還拜為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

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年秋貳師

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天山

徐廣曰出燉煌至天山○索隱曰案晉灼云在西域

近蒲類又西河舊事云白山冬夏有雪匈奴謂之天

山○正義曰括地志云祁連山在甘州張掖縣西南

二百里天山一名白山今名初羅漫山在伊吾縣北

北四十里伊州在京西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

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

太史公以  
備至  
勿勿  
亦亦  
漢書

師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  
五千入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  
餘人且引且戰連鬪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  
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多擊招降陵陵曰  
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亡散得歸漢  
者四百餘人單于既得陵素聞其家聲及戰又壯乃  
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  
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為恥焉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

後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

音七旬反漢書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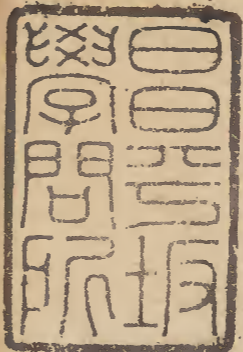
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死

李不言下自成蹊

索隱曰案姚氏云李本不能言

下自成蹊徑也以喻廣雖不能道此言雖小可以諭

大也



史記題評卷一百九

文化年未

史記題評

卷一百九

